

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家丛书

HUAINIANSHAN

怀念山河

李建民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怀念山河

李建民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家丛书/莽汉主编.

-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2

ISBN 7-80094-882-X

I. 中...

II. 莽...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7054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电话:67793460 邮编:100021

北京市朝阳新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3.125 字数 1569 千字 插页:2

200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套

定价:130.00 元

序

张 炯

鲁迅曾说:文学是“照亮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可见文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文学作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语言艺术,它以人为描写的中心,从审美的视角,不但表现人的性格、行为、思想和情感,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对人总充满人文的关怀、充满对于人的爱心和理想。它总不同程度地反映现实并倾诉对于现实的不满,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起着鼓舞人们前进,升华人们的精神境界,推动人们去改造自己 and 改造生活环境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经历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我国历来是个文学大国,可谓作家如云。现中国作家协会便有会员 6600 余人,加上地方作家协会的会员,人数已超出五万。如果再加上从事业余创作的文学爱好者,数目当不下几十万。目前中国作家已是六代同堂,本世纪“五四”后涌出的作家尚有巴金、臧克家、钟敬文等健在,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已大批登上了文坛。进入九十年代,青年作家更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个地区纷纷成长。他们先是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作品,然后到省一级乃至中央一级的报刊发

表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多种原因,青年作家出版作品集往往十分困难。因此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筹划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家丛书》。旨在进一步促进文学的繁荣,发掘新人,为新作家创造作品结集的机会,以有助于全国的读者更早也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家,同时也能更好地鼓励和促使他们成长。

经过编辑的努力,现在这套《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家丛书》终于出版了。丛书的作者有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的是地方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有的以农村为背景,表现农村人们建设新农村、开创新生活的坚强信念;有的以爱情故事为主线,歌颂普通人的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有描写企业所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的企业文学,有记述乡土风俗、言情绘景的散文和游记;有阐释人生、思考命运的诗歌作品,有关心文学、关怀文化的文学评论……。丛书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风格各异,色彩纷呈。

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不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的世纪,也是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继续得到推动的世纪,更是科技越加发达,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世纪。在这新世纪里,中华民族一定要有所作为,一定要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还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这样的宏伟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去共同完成,也需要全国各个阶层和团体去共同努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作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虽然力量有限,但诸多同仁也都愿为促进未来文学

艺术的繁荣尽一点绵薄之力。这套丛书是我们计划做的多项工作之一,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从而使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更好地推延下去。我们同时期待创作了更多好作品的作者,踊跃地加盟这套丛书。我们也竭诚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最后,感谢大众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为此套丛书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

2000年12月20日

(张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目 录

序.....	张 炯(1)
1. 永远的冰心.....	(1)
2. 呵,文森特? 威廉? 凡高	(6)
3. 东溪,从我心中流过	(9)
4. 春魂何处	(12)
5. 哦,那朵蓝色的勿忘我.....	(15)
6. 表 姐	(19)
7. 父 亲	(22)
8. 红 雪	(25)
9. 陪你一段路	(28)
10. 雪 祭	(32)
11. 汀江之忆	(36)
12. 舞之魂	(40)
13. 蹴鱼滩	(44)
14. 补陀物语	(48)
15. 温流情思	(52)
16. 故乡情思	(55)
17. 七月山夜	(58)

18. 桂行漫记	(60)
19. 黄山雨	(67)
20. 清源梦笔	(71)
21. “成云洞”遐思	(74)
22. 盼雪的日子	(77)
23. 京华四季	(81)
24. 老 庙	(85)
25. 鬼城丰都	(90)
26. 望 月	(93)
27. 竹石赋	(98)
28. 感受季节	(101)
29. 病中偶想	(104)
30. 骷髅花	(107)
31. 秋 风	(111)
32. 潋潋之波	(114)
33. 春 野	(117)
34. 栗 色	(121)
35. 家有要事	(123)
36. 塔对西窗	(125)
37. 日 子	(128)
38. 匿 佛	(132)
39. 三株仙人掌	(133)
40. 乡 腔	(137)
41. 风 箏	(140)
42. 锁与锁匙	(145)

目 录

43. 无独有偶赏月人	(148)
44. 燕子的故乡	(150)
45. 故乡,我牵着你的河流走	(154)
46. 阔叶树上的雪	(157)
47. 八月天石榴黄	(159)
48. 哑 渡	(162)
49. 茶 仙	(165)
50. 茶之于我们	(168)
51. 雪 光	(174)
后 记	(177)

永远的冰心

我相信直觉,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感应不是无稽之谈!作为一代文学大师、中国“文坛祖母”、20世纪最具慈爱的一颗心脏,于2月28日21时在北京悄然停止她的跳动。冰心逝世了,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切无论如何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我的直觉脆弱又敏感,我曾默默祈祷她最少活上100岁。然而,99岁,“九九归一”她成了“永远的冰心”!

回忆与冰心先生交往的日子,望着与她合影的照片,我——一个到北京进修的莘莘学子,唐突地造访了她,让她的垂爱拉到身边合影。那是1991年4月21日下午在中央民族学院冰心寓所留下的事,我的散文新作《蹴鱼滩》和《望月》让她高兴。此前,冰心先生因腿疾诸病“医嘱谢客”,但对我的到来她依旧悉心赐诲。在《北京访冰心》一文中,我曾这样地记下当时的情景:坐在窗前看书的冰心,气色健朗,精神矍铄。在问清我姓名和到京上哪所学院之后,老人便让我在她身边落座。冰心老人对我说:年轻人就是要多

读多写。并要我多拿几篇散文让她看。她说一篇二篇往往把握不准,并说:“散文要写好很不容易,往往自己觉得动情,而读者并未被感动……”

第二次到冰心家去是我准备出版散文集子,草下了“怀念江河”几个字让冰心先生拨冗题字。恰那时冰心久病刚愈,手却一直发颤动不了笔。只好让我留下了条子,我说我学业已经结束,准备回福建去。她说:“你回去吧,过一段时间手不颤了我再给你写。”说实在的,在辞别冰心家时,我既担心她会不会为我写,又怕她年龄大,一时健忘也是常有的事。外地去函索墨通常是有人引荐或函索之诚动人,而我却是一个学生唐突上门求字。她说:“你把文章留下吧,我看一下,写什么你再来电话。”当时,闯入我脑海的是老人不会轻易给写书名。尤其是你冒然“鲁班面前抡大斧!”文章搁下之后,我战惊惊捱了一个礼拜才忐忑不安地挂通冰心家的电话,电话那边冰心朗朗地笑着,说:“今天不上课,你就过来吧!”我悬了几天的心终于落了地,猛然发觉四月的北京的亲切和美。

我如期自北京学成归来,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我牵挂着病中的冰心是否痊愈,病体稍健又可否执笔? 91岁高龄的人了,我为自己扰了老人一份清静而内疚不安。1991年6月26日,两个多月后冰心没忘她许诺下的事,给我寄来“怀念江河”的墨宝。冰心的墨宝与我写给她的条子有了出入,将“江河”写成“山河”,一字之差无伤大雅。谁料,正当我欲与“怀念山河”作为书名时,7月9日我又再次收到冰

心的来信,信中是她改过的“怀念江河”墨宝。一字之差竟劳她老人家如此认真、如此牵挂!老人的垂爱让我激动不已。用什么报答这位“文坛祖母”呢?唯有记住她的谆谆教诲和像她那样用慈爱之心报答社会,关爱人世。

2月28日于世人是一个忌讳的日子。今年的这一天,于我是一个阴霾的日子。晚上8点多,我因病怯风自“八一酒店”参加电视剧《海有多宽》座谈会提前归来。回来后头重脚轻,囫囵入被,人冷颤如抖筛,蒙被之后大汗淋漓。慌得家人递水抹巾,换下内衣后则兀自朝西盈泪。此时,北京时间正是21时,世界还没有冰心病逝的消息宣告,我竟突卧病榻冥冥中有一种心酸!第二天上班,有同事惊兮兮地告诉我《泉州晚报》载冰心逝世的消息。我抢过报纸一看,任晨鸣自北京发出的22时电的内容是:20世纪中国最具慈爱的一颗心脏,今天在北京悄悄地停止了跳动。99岁的中国“文坛祖母”冰心,2月28日21时许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

“2月28日21时”,那一刻我正经历着流感中从没有过的最痛苦的一刻,头痛头晕,冷汗四涔,兀自落泪……那是我从没有记录的病历,也在那一刻降临!家人惊诧,同事说莫是你对冰心噩耗的一种天人感应,我油然想到的则是一则我不想听到的消息!在我的记忆里,当有人问得老人的身体和创作情况时,我总说:她是一位慈爱之人、大福之人,活到100岁不成问题。我的印象中,冰心是那样的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住院4年,也非恶疾缠身。而自90岁以后

的每个10月5日生日,党中央总派人给她送去一篮篮红玫瑰——96、97、98朵,盈盈一花篮装着敬仰,也装着炽诚。每次看到报刊、电视屏幕上的这条消息,我自心底遥遥地祝她龟寿鹤龄。从中我不仅体验到人品与文品一样的重要,也体察到一颗慈爱之心哪怕极其微弱,她对世界的关注和爱依然博大和丰厚!330万字著作,留给人间亿万“小读者”,留下的还有她一生崇尚民主、淡泊名利、嫉恶如仇的精神!对此,我不敢望其项背。只是宇宙中果真有如同人们所说的“天人感应”,我愿自内心和整个灵魂去沐浴先生关于人间慈爱的圣光!

对于冰心的330万字作品,应该说,我读得不系统也不连贯。小时候爱读她的《小桔灯》、《寄小读者》;稍大读《繁星》、《春水》;走上文学之路读她85岁至93岁之间连续发表的《空巢》、《万般皆上品》、《关于男人》系列作品。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她住院期间的作品《我的家在哪里》,记不清是《十月》还是《人民文学》先发表,《新华文摘》后来转载了。全文不足千字,但写得出奇的静、出奇的冷艳凄美和情殷意切。那是一位百岁老人在拄杖寻家,找了一处又一处,似乎都不是。这是一位百岁老人在寻找她灵魂深处的家,我固执地以为迄今尚没有任何一篇写家、写思家、恋家、寻家的作品出其左右。不具大彻大悟的慧眼写不出那样空灵的文章,不具最慈善的心写不出这样朴实的文章,而不具百龄更难以企及那样的老辣和无为!

冰心走了。“永远的冰心”是我心中的祷告,捧着与冰

心合影的照片,我的心香缭绕不已。关于冰心,我的记忆依然停留在1991年4月21日那难忘的初次拜会,那一刻在我心中成为永恒。永恒的还有她永具的一颗博大的爱心!一切如她所写的“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

呵,永远的冰心!

呵,文森特·威廉·凡高

——写在凡高诞辰 148 年的日子里

认识他——文森特·威廉·凡高,是在北京长安街金碧辉煌的民族文化宫,那静静的画廊拥满黄皮肤、白皮肤和棕色皮肤的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我不知道他们是怀着好奇还是景仰来看望他?只记得当时的报刊上有许多关于他砍下自己的耳朵,并把它邮给巴黎著名妓女的故事,或是关于他那幅《葵花地》在拍卖行里创下世界新纪录的消息。除此之外,人们对他的生活和艺术可以说所知甚少。

呵,生于 1853 年 3 月 30 日荷兰南部曾德特的凡高,基督教牧师的家庭孕育他非常严肃、非常内向的个性;不完整的学校教育,又训出他一颗离经叛道、桀傲不驯的心;而 3 月荷兰的阳光,明媚地投入他第一次睁看人世的瞳孔,爱、自然和敏慧便成了他生命的雨花石。一个人,尤其是一名艺术家,对“爱”不能无动于衷,爱人和被爱同是一件幸福的事,大可不必避讳。要说一般人与艺术家有什么区别,武断点大致是对一个“爱”字的态度:一般人爱而不宣,或爱得别别扭扭,常有个虚伪的外表;艺术家爱而宣,爱得赤诚,爱得

落落大方。凡高爱过,爱过房东女儿尤金妮亚·洛伊厄小姐,遭到拒绝后艺术家把爱转到了《圣经》。《圣经》里的一片肃穆和宁静,愈合了艺术家初恋的伤口。但当他毅然把青春献身传道圣职时,教会又不赞同他这种极端的自我牺牲。凡高就是在这里开始厌恶古皮尔公司的艺术交易工作,从而投身于艺术创作并期望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他并非在选择一条交易和苟且的谋生之道,他选择对艺术的毕生钟爱和奉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爱有多么的圣洁,艺术家的献身精神是丝毫不能掺假的!对艺术乃至对人生的态度,遂使他以后向表姐凯·福斯求婚未遂和饱尝人生曲折之后,以巨大的叛逆精神和同情心在海牙与怀孕妓女克拉西娜·霍尔尼克和她的小孩同居,此间所引起的反感和不满是他所意料到的。偏执的艺术家终于还是被复杂的环境胁迫迁至荷兰北部偏僻荒凉的德伦特省,离开了克拉西娜。他负了爱,从此他也不再有所爱,尽管后来有位纽南少女爱上他并试图喝下毒药自杀在纽南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和流言蜚语时,我们的艺术家坦然地走向他在阿尔的4间黄房子,并开始忘我拼命地作画……

爱使他关注人生而忽略自己,关注自然始终热情洋溢。以开花的果树为主题,以海滩渔船为主题,以4幅静物向日葵装饰自己的黄房子,他把生命的激情融入自然的永恒。他天真得有点笨拙的天性使他和“小林荫道印象派”的另一艺术家高更,在圣诞节到来之际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就是这场争吵使得纯真而不世故的凡高砍掉自己的右耳。他的另3幅向日葵油画诞生在伤愈后不久,那一幅有着土地般

厚实和阳光般透明的《葵花地》就是其中之一。艺术家点燃自己,终于又旧病复发,他十分理智、自愿地进了圣保罗的莫索勒疯人医院。接连几个月他的精神濒于崩溃。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在护士的看护下继续作画。是什么在支撑着他的信念和澎湃不已的激情,像大墙围住的那片空地,只要有土壤、水和阳光,丝柏树、橄榄树、鸢尾花就要继续生长!终于理智再也经受不住紊乱神经的纠缠,不愿苟且地活着依然是他的信念。他从加歇医生那里借来专用于吓跑乌鸦的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结束自己思维与洞察力不再敏慧的时刻,这不是神经紊乱的盲目选择!当然,奥韦墓地上那成千上万的乌鸦是不能理解的。

呵,文森特·威廉·凡高,应该自慰的是,除了那一片永远开不败的葵花地,他还拥有一位深切了解他全部人生和艺术的弟弟。是他弟弟提奥第一个预言:终究有一天他会像音乐史上的贝多芬一样,在绘画艺术领域名垂青史。多么非凡的理解,也许敏慧是他家族的血液,而不矫情成就了他和他的兄弟。也许是幻觉,在我的视屏上奥韦那一片埋葬着这对亲兄弟的墓地有一片黄橙橙、密匝匝、风吹不动的幸福葵花地。文森特·威廉·凡高,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激情供在人类艺术的祭坛上,对此我们只有仰望他的崇高,而任何贬低和嘲笑不正说明我们性格中的劣质和无知?!